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第十六回 下假書哈迷蚩割鼻 破潞安陸節度盡忠

詩曰： 殉難忠臣有幾人？陸登慷慨獨捐身。丹心一點朝天闕，留得聲名萬古新！

卻說當時小番捉住那人，兀兀便問：「你好大膽！孤家在此，敢來捋虎鬚。實在是那裡來的奸細？快快說來！若有半句支吾，看刀伺候。」那人連忙叩頭說道：「小人實是良民，並非奸細，因在關外買些貨物，回家去賣。因王爺大兵在此，將貨物寄在行家，小人躲避在外。今聞得大王軍法森嚴，不許取民間一草一木，小人得此消息，要到行家取貨物去。不知王爺駕來，回避不及，求王爺饒命！」兀兀道：「既是百姓，饒你去罷。」軍師忙叫：「主公，他必是個奸細，若是百姓，見了狼主，必然驚慌，那裡還說得出話來。今他對答如流，並無懼色，百姓那有如此大膽？如今且帶他回大營，細問情由，再行定奪。」兀兀吩咐小番：「先帶了那人回營。」

兀兀打了一會圍，回到大營坐下，取出那人細細盤問。那人照前說了一遍，一句不改。兀兀向軍師道：「他真是百姓，放了他去罷！」軍師道：「既要放他，也要將他身上搜一搜。」遂自己走下來，叫小番將他身上細細搜檢，並無一物。軍師將那人兜屁股一脚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不期後邊滾出一件東西。軍師道：「這就是奸細帶的書。」兀兀道：「這是甚麼書？如何這般的？」軍師道：「這叫做『蠟丸書』。」遂拔出小刀將蠟丸破開，內果有一團縐紙，摸直了一看，卻是兩狼關總兵韓世忠送與小諸葛陸登的。書上說：

有汴梁節度孫浩，奉旨領兵前來助守關隘。如若孫浩出戰，不可助陣，他乃張邦昌心腹，須要防他反復。即死於番陣，亦不足惜。今特差趙得勝達知，伏乞鑒照，不宣。

兀兀看了，對軍師道：「這封書沒甚要緊。」軍師道：「狼主不知，這封書雖然平淡，內中卻有機密。譬如孫浩提兵前來與狼主交戰，若是陸登領兵來助陣，祇消暗暗發兵，一面就去搶城。倘陸登得了此書，不出來助陣，堅守城池，何日得進此城？」兀兀道：「既如此，計將安出？」軍師道：「待臣照樣刻起他紫綬印來，套他筆跡，寫一封書教他助陣，引得他出來，我這裡領大兵將他重重圍住。一面差人領兵搶城，事必諧矣。」兀兀大喜，便叫軍師快快打點，命把奸細砍了。軍師道：「這個奸細，不可殺他，臣自有用處，賞了臣罷！」兀兀道：「軍師要他，領去便了。」到了次日，軍師將蠟丸書做好了，來見兀兀。兀兀便問：「誰人敢去下書？」問了數聲，並沒個人答應。軍師道：「做奸細，須要隨機應變。既無人去，待臣親自去走一遭罷。臣去時，倘有甚差失，祇要狼主照顧臣的後代罷了。」兀兀道：「軍師放心前去，但願事成，功勞不小。」

卻說哈迷蚩扮做趙得勝一般裝束，藏了蠟丸，辭了兀兀出營。來到吊橋邊，輕輕叫：「城上放下吊橋，有機密事進城。」陸登在城上見是一人，便叫放下吊橋。哈迷蚩過了吊橋，來到城下，便道：「開了城門，放我進來，好說話。」城上軍士道：「自然放你進來。」一面說，祇見城上墜下一個大筐籃來，叫道：「你可坐在籃內，好扯你上城。」哈迷蚩無奈，祇得坐在籃內。那城上小軍就扯起來，將近城垛，就懸空掛著。

陸登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奉何人使令差來？可有文書？」那哈迷蚩雖然學得一口中國話，也曾到中原做過幾次奸細，卻不曾見過今日這般光景，祇得說道：「小人叫做趙得勝，奉兩狼關總兵韓大老爺之命，有書在此。」陸登暗想韓元帥那邊，原有一個趙得勝，但不曾見過，便道：「你既在韓元帥麾下，可曉得元帥在何處得功，做到元帥之職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我家老爺同張叔夜招安了水滸寨中好漢得功，欽命鎮守兩狼關。」陸登又問：「夫人何氏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我家夫人非別人可比，現掌五軍都督印，那一個不曉得梁氏夫人。」陸登道：「甚麼出身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小的不敢說。」又問：「可有公子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有兩位。」陸登道：「叫甚名字？多大年紀了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大公子韓尚德，五歲了；二公子韓彥直，祇得三四歲。」陸登道：「果然不差！將書取來我看。」哈迷蚩道：「放小的上城，方好送書。」陸登道：「且等我看過了書，再放你上來不遲。」哈迷蚩到此地步，無可奈何，祇得將蠟丸呈上。你道哈迷蚩怎麼曉得韓元帥家中之事，陸登盤他不到？因他拿住了趙得勝，一夜問得明明白白，方好來做奸細。

陸老爺把蠟丸剖開，取出書來細細觀看，心內暗想道：「孫浩是奸臣門下，怎麼反叫我去助他？況且我去助陣，倘兀兀分兵前來搶城，怎生抵擋？」正在疑惑，忽然一陣羊騷氣，便問家將道：「今日你們吃羊肉麼？」家將稟道：「小人們並不曾吃羊肉。」陸登再把此書細細一看，把書在鼻邊聞了一聞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若不是這陣羊騷氣，幾乎被他瞞過了！你這騷奴，把這樣機關來哄我，卻怎出得我的手？快快從實講來！若在番邦有些名目的，本都院放你去，若是無名小卒，留你也無用，不如殺了。」

哈迷蚩想這個人果然名不虛傳，便笑道：「明知山有虎，故作採樵人。因你城中固守難攻，故用此計。我乃大金國軍師哈迷蚩是也。」陸登道：「我也聞得番邦有個哈迷蚩，就是你麼？我問你每每私進中原，探聽消息，以致犯我邊疆。我今若殺了你，恐天下人笑我怕你計策來取中原；若就是這樣放你回去，你下次再來做奸細，如何識認？」吩咐家將：「把他鼻子割下，放他去罷！」家將答應一聲，便把他鼻子割了，將筐籃放下城去。

哈迷蚩得了性命，奔過吊橋，掩面回營，來見兀兀。兀兀見他渾身血跡，問道：「軍師為何如此？」哈迷蚩將陸登識破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兀兀大怒道：「軍師且回後營將息，待等好了，某家與你拿那陸登報仇便了。」哈迷蚩謝了兀兀，回後營將養。

半月有餘，傷痕已愈，做了一個癩鼻子，來見兀兀。商議要搶潞安州水關，點起一千餘人，捱至黃昏，悄悄來到水關一齊下水，思想偷進水關。誰知水關上將網攔住，網上盡上銅鈴，如人在水中碰著網，銅鈴響處，撓鉤齊下。番人不知，俱被拿住，盡皆斬首，號令城上。那岸上番兵看見，報與兀兀。兀兀無奈，祇得收兵回營，與軍師議道：「此人機謀，果然厲害！某家今番索性自己去搶那水關，若然失手死於水內，爾等便收兵回去罷了！」

到晚間，兀兀自領一千兵馬，等到三更時分，兀兀先下水去探看。來到水關底下，將頭鑽進水關來，果然一頭撞在網裡，上面銅鈴一響。城上聽見，忙要收網，卻被四太子將刀割斷，跳上岸來，把斧頭砍死宋軍。奔到城門邊來，砍斷門栓，打去了鎖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，吹動胡笳，外邊小番接應。恰好這一日陸登回衙去了，無人阻擋。番兵一擁進城！詩曰：

兩國交爭各用兵，陸登妙計勝陳平。獨憐天佑金邦主，不助荒淫宋道君。

卻說陸登正在衙中料理，忽聽軍士報道：「番兵已進城！」陸登忙對夫人道：「此城已失，我焉能得生？自然為國盡忠了！」夫人道：「相公盡忠，妾當盡節。」乃向乳母道：「我與老爺死後，祇有這點骨血。須要與我撫養成人，接續陸氏香火，就是我陸氏門中的大恩人了！」吩咐已畢，走進後堂自刎而亡。陸登在堂，聞報夫人已自刎，連叫數聲：「罷了！」亦拔劍自刎。那屍首卻崢嶸立著，並不跌倒。一眾家丁見老爺、夫人已死，各自逃生。

那乳母收拾東西正要逃走，卻見兀兀早已騎馬進門來，乳母慌忙躲在大門背後。兀兀下馬，走上堂來，見一人手執利劍，昂然而立。兀兀大喝一聲：「你是何人？照槍罷！」見不則聲，走上前仔細一看，認得是陸登，已經自刎了。兀兀倒吃了一驚，那有人死了不倒之理！遂把槍插在階下，提劍走入後堂，並無人跡。祇見一個婦人屍首，橫倒在地。再往後頭一直看了一回，並無一人。復走出堂上，看見陸登屍首尚還立著。兀兀道：「我曉得了，敢是怕某家進來，傷害你的屍首，殺戮你的百姓，故此立著麼？」正想問，祇見哈迷蚩進來道：「臣聞得狼主在此，特來保駕。」兀兀道：「來得正好。與我傳令出去，吩咐軍士穿城而去，尋一個大地方安營，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。違令者斬！」哈迷蚩領命，傳令出去。

兀兀道：「陸先生，某家並不傷你一個百姓，你放心倒了罷！」說畢，又不見倒。兀兀又道：「是了，那後堂婦人的屍首，敢

是先生的夫人，為丈夫盡節而死。今某家將你夫妻合葬在大路口，等過往之人曉得是先生忠臣節婦之墓，如何？」說了又不見倒。兀兀道：「是了，某家聞得當年楚霸王自刎，直到漢王下拜，方纔跌倒。如今陸先生是個忠臣，某家就拜你幾拜何妨？」兀兀便拜了兩拜，又不見倒。兀兀道：「這也奇了！」就拖過一把椅子來，坐在旁邊思想。祇見一個小番，拿住一個婦人，手中抱著個小孩子，來稟道：「這婦人抱著這孩子，在門背後吃奶，被小的拿來，請狼主發落。」兀兀問婦人：「你是何人？抱的孩子是你甚人？」乳母哭道：「這是陸老爺的公子，小婦人便是這公子的乳母。可憐老爺、夫人為國盡忠，祇存這點骨血，求大王饒命！」兀兀聽了，不覺眼中流下淚來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向陸登道：「陸先生，某家決不絕你後代，把你公子撫為己子，送往本國，就著這乳母撫養。直待成人長大，承你之姓，接你香火，如何？」這纔說完，祇見陸登身子僕地便倒。

兀兀大喜，就將公子抱在懷中。恰值哈迷蚩進來看見，便問：「這孩子那裡來的？」兀兀將前事細說一遍。哈迷蚩道：「這孩子既是陸登之子，乞賜與臣，去將他斷送了，以報割鼻之仇。」兀兀道：「此乃各為其主。譬如你拿住個奸細，也不肯輕放了他。某家敬他是個忠臣，可差官帶領軍士五百名，護送公子並乳母回轉本邦。」一面命人收拾陸登同著夫人的屍首，合葬在城外高阜處。著番將哈利祿鎮守潞安州，自家率領大兵，來搶兩狼關。

卻說總兵韓世忠正在中軍，忽有探子來報：「啟上元帥，今有金兀兀打破潞安州，陸老爺夫婦盡節。今兀兀領兵來犯本關，離此祇有百里了，請元帥定奪！」元帥聞報，賞了探子銀牌一面，叫他再去打聽。

當下元帥遂傳令各營將士，在三山口各處緊要關隘，遍設伏兵火炮，添兵把守，一面修表入朝告急。正在料理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「啟上大老爺，今有汴梁節度孫老爺領兵五萬，繞城而過，殺進番營去了！」元帥道：「嚇！這奸賊怎麼直到此時纔到？也不前來知會本帥一聲。那兀兀有五□餘萬人馬，你有何本領擅敢以少敵眾，自取滅亡麼？」叫左右賞了探子羊酒銀牌，再去打聽。探子答應一聲，如飛去了。

元帥心下思想：「若不發兵救應，必至全軍覆沒；若去救應，又恐本關有失。」正在躊躇，左右報說：「梁夫人出堂。」韓元帥相見坐定，便問道：「夫人出來，有何高見？」夫人道：「妾聞孫浩提兵殺入番營，以他這樣才能武藝，領五萬人馬，擋兀兀五□餘萬之番兵，猶如驅羊入虎口耳。倘或有失，那奸臣必然上本，反說相公坐視不救。依妾愚見，相公還該發兵接應纔是。」韓元帥道：「夫人雖說得是，祇是便宜了這奸賊。」遂傳下令來，問：「誰人敢領兵前去救應孫浩？」早有一員小將上前應道：「孩兒敢去！」元帥一看，原來是大公子韓尚德。元帥就道：「我兒，你可領兵一千，前去救應孫浩回來。」公子答應一聲，正欲下去了，夫人又叫轉來吩咐道：「我兒，為將之道須要眼觀四處，耳聽八方，可戰則戰，可守則守。若不見孫浩，可速回兵，切勿冒險與戰！」

公子應聲：「曉得！」隨即領兵出關。將近番營，抬頭一看，五六□里地面盡是營盤。公子思想：「這許多番兵，若殺進去，這一千人馬豈不多白送了性命？若不殺進去，又不知孫浩下落，這便如何是好？也罷。」吩咐眾軍士：「你們且紮住營盤在此等我，我獨自一人踹進營中，尋見了孫浩，或者一同殺出來。倘尋不見孫浩，我戰死番營，你們可回報大老爺便了！」軍士領命，就紮住營盤。公子拍馬舞刀，大喝一聲：「兩狼關韓尚德來踹營了！」一聲喊，望番營衝去。舉起刀來，殺得人頭滾滾，猶如砍瓜切菜一般，來尋孫浩。那知道這時候，孫浩的人馬已全軍覆沒了。

小番報進牛皮帳中：「啟上狼主，又有一個小南蠻殺進營來，□分厲害，說叫做甚麼韓尚德，候狼主發令擒拿。」兀兀便問軍師：「可曉得那一個韓尚德是甚麼人，這等厲害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就是前日臣對狼主講的韓世忠的大兒子。他的父母本事高強，就生出這個兒子來，也是狠的。」兀兀笑道：「他一個人本事雖強，怎敵得我五□萬人馬？看孤家生擒他來，叫他降順。」即命眾平章傳令下來：「務要生擒，不許傷他性命。」這些番兵聞令，一齊擁將上來，把韓公子團團圍住。公子並無懼怯，將手中這杆刀左攔右架，東格西擋，在番營內大戰。祇是人馬眾多，不能殺出。

那領來這一千人馬，在外邊遠遠的望了半日，並不見公子的消息，疑心大約已喪在番營，就回進關中，報上元帥：「公子著令我們屯兵在外，單人獨騎，踹進番營中去了。半日不見動靜，諒已不保了。」韓元帥聞報，就走進後堂與夫人說知。夫人大哭起來道：「我想做了武將固當捐軀報國，但是我兒年幼，不曾受得朝廷半點爵祿，豈不可傷？」元帥道：「夫人不必悲傷，待吾領兵前去，一則探聽番兵消息，二來與孩兒報仇！」

元帥說罷，隨即出堂，仍帶這一千人馬，上馬出關，望金營來。行至中途，軍士皆停馬不走，元帥就問軍士：「為何不行？」軍士道：「前番公子有令，說番營人馬眾多，我們這一千人馬去枉送性命！著在這裡等的。」元帥聽了流下淚來：「我兒既有此令，你們原在此等罷！」元帥一馬直入番營，大叫一聲：「大宋韓元帥來了！」搖動手中刀，殺入重圍，逢著就死，擋著就亡，好不厲害！殺進了幾個營盤，無人抵擋。

小番慌忙報進帳中，兀兀連連稱贊：「好個韓世忠嚇！」就與軍師計議，下令叫眾平章等將韓元帥圍住；一面調兵去搶兩狼關，叫他首尾不能照應。那韓元帥雖是英雄，怎擋得番兵眾多，一層一層圍裹攏來，一時那裡殺得出來。這裡兀兀帶領大兵，浩浩蕩蕩，殺奔兩狼關來。

那元帥帶來的一千兵，等候元帥不見出來，反見番兵望關上殺來，齊驚道：「不好了！元帥決無性命了！」一齊進關報知夫人。夫人恐亂了軍心，不敢高聲痛哭，祇得暗暗流淚，叫過奶公奶母，抱公子上堂，悄悄吩咐道：「你二人可收拾金銀珠寶，帶了兩個印信，騎馬先出關去，在左近探聽消息。我若得勝，你們可原進關來，再作商量；我若死了，你可將公子撫養成人，祇算是你的兒子一般。待他成人送入朝中，令他襲父之職，千萬不可有誤！」二人領命，忙收拾先出關去。不一會，探子來報：「金兵已到關下。」說猶未了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「有番將討戰。」接連幾報，好似：長江後浪催前浪，月趕流星風送雲。未知梁夫人如何抵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